



赌国小浪子

卧龙生著

上

赌笑江湖—武侠系列

赌国小浪子

内容简介

赌国武林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可是，近来却崛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生晚辈，居然打遍天下无敌手，赌败千军如卷席！

谁这么狂？竟敢自命“赢不够郎”、“没输过君”，扬言要把赌国武林一脚踢！

这个小子不光说话狂，办的事情更叫狂妄无比！他曾在一夜之间踏平七十二家赌场，令赌国高手望风披靡；也曾在举手之间杀死一十八条好汉，让武林群雄闻名丧胆！

更令人眼红的是，他不但在赌场上春风得意，在情场上也是左右逢源，不知有多少豪门千金、世家闺秀为他倾倒为他迷，甘心情愿为妾为奴甚至不讲名分只求春风一度！

当然，以赌国武帝、红尘宫主洪秀香为首的赌国武林首脑人物，决不会容忍这个小子张狂跋扈，更不会让他侵犯她（他）们的既得利益、在赌国武林中划下他自己的势力范围。

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好戏开场了……

如果说，这小子的人生目的，仅仅是把赌国武林一脚踢的话，作者也不会花费心血与笔墨来讲述他们故事了。

实际上，赌国争雄也好，武林夺魁也罢，不过是这小子的一种手段、方法，是他用来洗雪深仇大恨的手段和方法。

那么，他到底和谁有、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他最终能不能够如愿以偿、报仇雪恨？

这一切，还是留待读者自己从这部笔触轻松诙谐、构思怪艳独特、情节曲折起伏的怪艳派武侠新作中寻找答案吧……

目 录

第一章	西湖赌命	(1)
第二章	温软销魂	(31)
第三章	葫芦大仙	(59)
第四章	一搏赢美	(87)
第五章	圣僧遗宝	(119)
第六章	赌徒大会	(150)
第七章	脱衣狂舞	(180)
第八章	千手鬼窃	(211)
第九章	无赌不诈	(242)
第十章	日月毒梭	(274)
第十一章	榻上妖女	(304)
第十二章	招降纳叛	(334)
第十三章	通吃通杀	(368)
第十四章	不死道人	(399)
第十五章	酒肉和尚	(429)
第十六章	风流侠士	(446)
第十七章	法相庄严	(492)
第十八章	共浴温泉	(521)
第十九章	千面女郎	(552)
第二十章	客栈命案	(582)
第二十一章	无形剑法	(611)
第二十二章	赌国争雄	(643)

第一章 西湖赌命

杭州。

西湖。

月夜——一个极美极美的月夜。

一条豪华的画舫，正在湖面上漫无目的地荡漾着。

这是杭州城最大的一家赌坊——“自在赌坊”的活动赌场。船名也叫“自在”，设备富丽堂皇，美仑美奂，真是水上宫殿，湖中楼阁。

此刻，正有一大群嘉宾在画舫的花厅内聚赌，一桌麻将，两桌牌九，赌骰子的人最多，围了一大堆。

在十几盏琉璃灯的照射下，明如白昼，可以清楚的看到，参予赌局的人俱非泛泛之辈，不是富商巨贾，就是武林豪客，赌注也不小，动辄上百论千，但每一个人皆笑口大开，面不改色。

赌资丰厚固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还是招待热诚，服务周到，使人有宾至如归之感。

不是吗，丰满健美而又年轻貌美的美女，穿着喷火式的，最最流行的迷你裙、露背装，穿梭在众赌徒之间，时而嘘寒问暖，时而奉茶敬酒，冷不防偶尔还会献上一个香喷喷的热吻。

尤其赌坊请有专人垂钓，鲜嫩活脱的西湖鲤鱼，从上钩到上桌，绝对不会超过三分钟，更是在其他赌坊享受不到的。

醇酒、美人、佳肴、豪赌，再加上湖光、月色，使“赌”的境界大为提升，仿若游湖雅客，早将输赢之事抛诸脑后。

赌坊名自在，画舫叫自在，赌客也个个自在。

只有一个人不自在！

谁？

是杭州城的一个宝贝，一位名人，也是一个标准的败家子。

本是富家子弟，年方十六，姓甄名敏睿，生得白白净净，端正正的，从小便颖慧过人，学什么像什么，教什么懂什么，三岁会背唐诗，七岁就可吟诗作对，八岁弃文习武，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被人誉为杭州的才子、神童。

偏偏，这小子不学好，交友不慎，十三岁迷上赌博，一经迷上，便陷入泥淖，无力自拔。

打也不听，骂也不改，老爹老娘一见苗头不对，赶紧给他

改名大傻，意即宁愿他痴傻呆滞，也别再在赌场鬼混。

可是，大傻早已鬼迷心窍，嗜赌如命，也视赌如命，任凭他老爹臭骂、毒打、鞭笞，老娘一哭、二闹、三上吊，都拿他没法治，依然我行我素，照赌不误。

而且，赌运奇差，聪明无用武之地，赢小钱，输大钱，吃大注，赔小注，三年下来，他老子的万贯家产全部被他折腾光，最后，老夫妻俩连命也赔了进去——双双上吊身亡。

二老的死，仅仅给甄大傻带来极为短暂的悔恨，不久，他便将祖先的房子卖掉，又踏进赌坊的大门。

偌大的一栋古宅，才卖了八千两银子，不到十天，就被他输掉七千。

今天，他带着一千两银子来。

现在，还剩下五十两。

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笔钱。

大傻全部下在面前的赌桌上。

“妖魔鬼怪，牛鬼蛇神，不让我赢钱我就操你妈！”

“天灵灵，地灵灵，皇天不负苦心人，豹子！豹子！”

许是妖魔鬼怪，牛鬼蛇神真的怕了他，许是皇天大发慈悲真的保佑他甄大傻，骰子离手，哗啦啦一阵响，果然掷出三颗四来——大牌红，四点豹子。

大傻乐了，赌友乐了，连庄家也为他高兴，没有人愿见他

输掉这最后一笔钱，让他走投无路。

然而，很不幸，甄大傻算是倒霉倒到了家，庄家仅轻轻松松的随便一掷，便掷出一个五点豹子来，刚好吃住他。

输了，大傻已一无所有，像是被人以定身法定住，更像是一个十足的大傻瓜，愣在当场，不言不动。

“下啊，下啊，下什么赔什么，下多少赔多少，多下多赔，少下少赔，不下不赔！”

庄家也爱莫能助，又在扯开嗓门，催促大伙下注。

大傻眼见赌友们，将白花花的银子猛往赌桌上堆，自己却已断了赌本，绝了后路。

不禁从心底最深处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但，一刹间，这一声最后的叹息，又被一个更大更强的声音淹没。

“不！我绝不服输，输掉了钱财、家财、家产、父母，我还有血肉、灵魂、生命！”

是的，一个真正的赌徒，在他还没有将生命赔进去以前，他是绝对不会认输的。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只要命在，仍可东山再起。

乍然刀光一闪，甄大傻从长统皮靴内摸出一把匕首来，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好狠，竟然在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巴掌

大小，重约四两的肉来。

尽管血流如注，尽管全场惊骇，甄大傻却稳坐如故，从容不迫，未曾发出半声哼。

啪！将人肉往面前一摆，抓起骰子来就要掷，却被庄家及时阻住了，面无表情的道：“小子，你这是干嘛？”

甄大傻语冷如冰：“赌博呀。”

“赌什么？”

“人肉！”

“抱歉，我们这里只赌钱，不赌肉。”

“老小子，别忘记你刚才说的话，下什么赔什么。”

“那是指金银钱财而言。”

“人肉照样可以折价。”

“说了半天，你是存心耍赖、讹诈？”

“舍不得银子，可以赔我一块相同的肉。”

庄家已年逾不惑，从小便在赌坊里打滚，什么样的角色都见过，怎会被一个毛头吓住，闻言未再答腔，尽在鼻孔里冷冷的哼了一声。

处理这种场面很简单，一是花钱消灾，给他一点小钱打发走。

二是武力解决，强行驱逐。

他选择了后者。使个眼色，立有两条彪形大汉踏步地冲上

来。

“滚！少在自在赌坊找不自在！”

“妈的！下水去凉快凉快吧！”

谁也没料到，两头蛮牛似的保镖，居然连甄大傻的边儿都没沾上，便被他的内家掌力震飞出去，扑通！扑通！落了水。

庄家脸色大变，知道即使自己亲自出马，也没有将甄大傻制服的把握，只好退而求其次，放低姿态，跟他谈判。

“大傻，这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的赌技平平，武功却超人一等，佩服，佩服！”

“哼，少拍马屁，办正事要紧，我要掷骰子啦。”

“且慢，你说个数字，只要在小老儿的权责范围之内，一定让你满意。”

甄大傻没再吭气，冷冷一笑，伸出来一个手指头。

庄家会错了意，兴冲冲的道：“一百两？这好办，小老儿——”

甄大傻打断他的话，截口说道：“是人肉，不是烤鸡烧鸭，不会这么贱，一万两，金子。”

庄家闻言，脸色一变再变道：“什么？一万两金子？乖乖我的妈，就是把小老儿烧成灰也不值这么多，何况数目太大，老夫根本无法做主。”

“谁可以做主？”

“自然是我们大老板。”

“叫你们老板来。”

“敝上不在杭州。”

“在哪里？”

“九江，或者武汉。”

“多大的数目你可以做主？”

“顶多五百两。”

“金子？”

“银子！”

“哼！”

“小老儿甘冒被革职之险，凑个整数，给你一千两，等于将你今天所输的钱全部奉还了。”

“不行，这太少，我要你将本少爷输在自在赌坊的钱全部吐出来。”

“多少？”

“古宅一栋，店铺五间，良田千顷，金银骡马无数，外加我爹我娘的两条命。”

这是甄大傻三年来输掉的一份清单，庄家一听他胃口奇大，不禁眉头一皱，又扳起了面孔道：

“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我看你还是见好就收，拿着一千两银子下船吧，一旦惹恼了我们大老板，保证叫你吃不了兜

着走！”

人急拚命，狗急跳墙，甄大傻此刻已是一穷二白，末路穷途，连自己的肉都取割下来，还怕什么，挑眉瞪眼的道：“这样吧，先给我两千两，就放过今天，其余的咱们以后再慢慢的算。”

显然，大傻已让步，庄家却固执已见，一成不变的道：“小老儿职权不限，多一文也做不了主。”

不由的激怒了甄大傻，勃然大怒道：“奶奶的，给你阳关道不走，偏要过独木桥，好，谈判既然破裂，咱们就赌吧，赌什么赔什么，部位份量，一丝一毫也不能差！”

抓住骰子猛一摇，不管三七二十一，抖手丢进指白磁海碗里去。

庄家连忙将碗盖上，收回到面前去，沉声说道：“对不起，小老儿说过，本赌坊只赌金银，不赌人肉。”

与此同时，海碗里的骰子，仍自哗啦啦的旋转未停。

而那两头蛮牛，直到此时才爬上画舫来，全身湿淋淋的，好不狼狈，虎目暴睁，恶狠狠的瞪着甄大傻，只要庄家一声令下，随时都有出手行凶的可能。

气氛顿形紧张，恶战一触即发，就在骰子滚动，庄家发话，保镖现身的当口，突闻有一个爽朗而又浑厚有力的声音接口说道：“庄家不赌，我赌！”

声音不是来自船内。

是从船外飘进来的。

循声望去，只见月色下，湖面上，来了一位神仙似的少年。

这话并不夸张，面如满月，目赛寒星，剑眉隆鼻，唇红齿白，丝绸做的衣裳，迎风招展，背上还背着一个葫芦。

既非坐船，亦未乘筏，而是以武林中的绝顶轻功——“一苇渡江”乘风破浪而来。

“一苇渡江”，是指以数支芦苇，交替投置水中，渡者足不涉水，踏苇而过，当今武林之中，精于此道者，可谓寥若晨星，屈指可数。

少年小小年纪，竟已达到这种境界，目睹之人莫不啧啧称奇。

就在大伙的赞叹声中，少年已翩然上船，踱进花厅来。

大家有目共睹，少年全身上下滴水未沾，而且，气不喘，色不变，好像他早已站在这里一样。

牌九、麻将、骰子全停顿下来，所有的赌徒，妖冶的侍女，垂钓的钓手，厨下的大师傅，一律停止工作，齐将惊奇的目光，投注在这位不速之客一个人身上。

经过一阵短暂的沉寂后，还是庄家首先打破沉寂：“朋友打哪儿来？”

“台湾。”

“台湾？”

“不错，是台湾。”

“请教尊姓大名？”

“赵默梵。”

“找麻烦？”

“可以这样说，本少爷正是为找麻烦而来。”

够了，够了，虽仅寥寥数语，在场之人俱已了然于胸，凡是在赌坊里混的赌徒，在江湖上跑的武林人物，已经知道这是谁。

因为，他的名头太响太大，早已轰动武林，震惊赌国。

没错，他是从台湾来的，屈指算来，从厦门登陆至今尚不足一个月。

时间虽短，却已打出足以令名人叹息、羡慕、甚至妒忌的知名度。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他好赌，尤其赌技绝佳，每赌必赢，迄无一场败。

不骗，不诈，不贪，赌品一流，小赢即收，没有大小通吃、赶尽杀绝的记录。

他好色，赢来的钱全部花在女人身上，可谓挥金如土，他自己身上经常仅保留十两银子的赌本。

对女人很挑剔，也很内行，非处子不上床，绝不穿破鞋，玩

二手货。

他当然不叫赵默梵，“找麻烦”倒是真的，他自己就曾一再宣示：“打垮武林各派，赢遍天下赌坊，玩尽中原姑娘，气死牛鬼蛇神！”

口气不小，却绝非空口说大话，他正在按照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去做。

他究竟是谁？

自称赢不够郎。

又自称没输过君。

还自命为小赌圣。

但，真名实姓却无人知晓。

他的来龙去脉如何？

此来中原，目的何在？

难道当真是纯粹为了吃喝嫖赌找麻烦？

这是一个谜，除他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

对他身上的那一个葫芦，赌国武林中，却绘声绘影传言特别多。

有人说葫芦里面有宝贝，故而小赌圣随身携带，寸步不离。

有人说葫芦里面有大仙，谁焚香膜拜，谁就会大赢特赢。

事实是，赢不够郎每赌必拜，亦皆大有收获。

逛窑子玩女人的时候，则大异其趣，没输过君一定会用一块红布将葫芦蒙起来。

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是仙？是宝？或是其他奇物异珍？没有一个人敢下断语。

也曾有人单刀直入的问过小赌圣，赢不够郎却顾左右而言他，反而警告大家，葫芦可以焚香膜拜，可以虔诚礼敬，却绝对不可以摸它，碰它，或者偷走它，谁要是胆敢犯此禁忌，保证血染黄沙，命归九幽。

只要有钱赚，杀头的事也大有人干，葫芦仙百试不爽，想要摸它、碰它、甚至偷走它的人自然也前仆后继，大有人在。

可惜，都是失败者，无人得手。

小赌圣言出如山，果然叫他们血染黄沙，命归九幽。

杀人的方法很特别，既不用刀剑，也不用拳掌，而是用一枚特制的长二寸三分三中空的铁钉，名曰“夺命钉”的暗器，钉在死者的眉心，脑浆鲜血会从中空处激射而出，死状极惨。

钉尾还绑着一条粉红色的丝带，状如蝴蝶结，恰巧垂挂在死者的双眼上，上面还写着字。

右边是：命丧小赌圣。

左边是：做鬼也不冤。

非但打出字号，更未将死者放在眼内。

这就是眼前的这一位年方十五的少年的写照，嗜赌、好

色、凶狠、毒辣、聪慧、机伶、武功超卓、赌技绝佳、而又莫测高深，不知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这些事，写来虽长，实则在大家的脑海里一闪即过。

不由皆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颤，情不自禁的各自后退了一步。

姜是老的辣，还是那位庄家先开口：“不知小赌圣此来有何见教？”

小赌圣的一双明亮的眸子，宛若两片锋利的刀片，从大家的脸上一扫而过，冷冰冰的道：“废话，到赌场来没有人想杀鸡。”

庄家的神色一紧，道：“小友打算赌什么？”

赢不够郎指着甄大傻割下来的那一块肉：“赌这一块人肉！”

高悬的石头落了地，庄家总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煞星上门没惹事，还替自己架梁子，这是他求之不得的上上之计，岂有不愿之理，闻言连声说请，回坐到自己的位子去。

而小赌圣似乎也认定，甄大傻非跟他一搏不可，根本不理会对手是否愿意，便兀自将葫芦取下来，置于桌上。

并不是天然生成的葫芦，而系上好的紫檀木雕刻而成，高八寸，下围径五寸，书一草书“佛”字，上围径三寸半，书一楷字“寿”，葫芦口有软木塞，裹以黄绫，显为中空，底座稍大，嵌着

一个小金香炉，另有一个小筒子，装满檀香。

小赌圣显得十分虔诚，净手之后才燃香祷告，口中念念有词，可惜声音太小，低若蚊蚋，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插上香，双掌合十的又拜了三拜，这才将庄家面前的海碗取过来。

打开碗盖，里面赫然是一个一，一个二，一个三，一二三，等于是牌九的瘪十，稳输。

小赌圣斜乜着眼，瞅着甄大傻，神气活现的道：

“算你走狗运，遇上了贵人，逃过一劫，本少爷大人有大量，这一把不算，你再掷一把吧。”

甄大傻可不领他这个情，亦未去抓骰子，眼一瞪，吐字如刀：“小爷不跟你赌！”

“哼哼，你非赌不可。”

“为什么？”

“因为除了我小赌圣之外，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愿意和你这种死皮赖脸的流氓赌。”

“你……你打算怎么赌？”

“悉听尊便，一概奉陪。”

“赌肉，你必须先割一块下来。”

“我的妈呀，血淋淋的那多疼，赌输以后再割也不迟，反正五两赔半斤，不会偷斤减两的。”